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MOHAMED EL BASHIR): 好的。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大家下午好，晚上好。我是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这次电话会议由我主持。很遗憾，帕特里克还有其他公务缠身，所以虽然他会跟我们一起，但可能没法积极参与。好，我现在可以开始了，秘书处已经开始记录会议了。

我们已经收到了不少抱歉之词。我想我们可以先通读一下显示在各位面前的议程。议程中的第一项，需要审核一下 2 月 25 日我们的电话会议的最终会议记录。Adobe Connect 链接和 Dropbox 链接已经有了。

上次面对面会议上，我们还有两个行动事项，这次可以拿来讨论。那么我们先从审批上次会议的最终记录开始。

我没有看见有人举手表达不同意见。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认为 2 月 25 日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已审核批准。第二项议程，回顾我们上次在新加坡面对面会议上商定的行动事项。特别说明一下，第四和第六个行动事项，编号[听不清]，行动事项是 ICG 主席审核定稿流程提案的详细内容，并在秘书处的协助下确定日程表。

这项已经完成了。艾丽莎已经给邮件列表中的联系人发了电子邮件，对于第八版的日程表，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我不确定有没有人想就这个行动事项说说看法的。我们可以考虑，不对[听不清]制定进一步的行动事项。好的。下一个行动事项，也是关于定稿流程提案的，[听不清]主席应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制定新版的定稿流程，[听不清]主要步骤还要细化。

我看到阿斯特先生举手了。阿斯特先生。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是的, 默罕默德。如果你能叫我卡沃斯, 我会非常感激。因为通常对待朋友和亲近的人, 会直呼名字, 而对待其他人则会称呼姓氏。我想我还没有老到让你不想叫我的名字。总之, 我的名字是卡沃斯。直呼我的名字吧, 我会很感激, 不过如果你还是有些顾虑, 那就还是称呼阿斯特先生。没问题。

好的。我有个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跟面对面会议有关联的, 因为是在面对面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我请求获得一个流程图或者关系图, 展示目前的问责机制是怎样的。我制作了一个小简历。在协议参数部分, 我们有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有 IAD, 有互联网协会董事会, 有互联网指导小组, 然后还有 ICANN。

IETF 有谅解备忘录, 我们有互联网研究任务组, 然后我们还有 IAOC 和 IAD。现在有许多许多的合作伙伴、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们各自将承担什么工作, 在做什么工作。从第九页开始的问责机制部分, 所有这些都提到。如果有人真的要开展工作, 那么将会很迷茫, 应该向谁汇报工作, 由谁来监督哪些工作, 还有很多事情都可能产生困扰。唯一清楚的是, IDA 处在最高层。

但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事务。所以我需要一个关系图, 来清楚指明这些关系。亚里曾经在他提到的上一封邮件中承诺过, 他将负责这部分的工作。我很感谢这样的善举。我想要有个可用的关系图, 并且在移交工作完成之后, 如果关系有变的话, 我也想要有个类似的关系图。所以, 在移交工作开始前, 我们需要一个展示工作流程之间关系的图表, 而在移交工作完成后, 也需要一个类似的关系图。

我不认为这是需要 ICG 再进行分析的要求。这只是来自成员的请求，在面对面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也已经获得同意，并且承诺提供。我想这是个跟进行动。非常感谢，默罕默德。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非常感谢，卡沃斯。我不介意，把你的请求和邮件组里的其他请求跟其他事务放在一起，这样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这样可以吗？

卡沃斯·阿斯特： 不过这已经在面对面会议上说过了。为什么还要再次讨论？上次会议中，我们提出了问题，亚里也表示了同意，对于有些人来说似乎有点难，不过他也已经计划[听不清]。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花时间进行讨论？其他问题还很多。这个请求是每个人都提过的。

流程图、关系图、指示[听不清]工作流程的图，适合各个实体的。移交前一张，移交后一张。为什么还需要讨论？有些人不是太宽容的人，开始犯老毛病了。开始反对了。这有点[听不清]。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好的。我想请亚里来回应一下。亚里，请你快速回应一下，我们好继续。

亚里·阿尔科 (JARI ARKKO): 是的, 实际上我有点同意卡沃斯的说法, 我们没什么必要再做讨论。我的意思是, 有人已经要求我提供一个关系图, 我想这个关系图应该含有丰富信息。同时, 我想, 这是个已经有记录的现成系统。你们不妨读读 RFC, 已经有记录了。不是那么复杂。我的意思是, 关系图对演示活动等是很有帮助的。我会提供一个出来。

不过, 我认为我们的安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案例, 也围绕 IANA 职能对失败案例进行了问责, 我们一路走下来, 甚至还不需要任何 ICANN 问责机制, 尽管这个机制确实很有用。我们能够处理任何情况下的失败。对于失败, 对于策略流程本身。对于这两者, 我们都有处理流程。不管怎么说,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系图。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你能提供这个...? 预计什么时候能提供?

亚里·阿尔科: 这就是困难所在。我会尝试这本周内完成一些。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非常感谢。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下一项了, 基本上我们有讨论过, 对于当前数字下降的回应, 还有 IANA 知识产权和域名问题的回应, 我们是否感到满意? 这样的话, 我就.....

卡沃斯·阿斯特: 你是在问我吗, 默罕默德? 你是在问我[听不清]还是问其他人?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不，我看到举手了，卡沃斯，如果你想.....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只有一个请求，是对我杰出的好朋友亚里的请求，如果在移交工作完成之后，关系图发生了变化了，希望你能用不同颜色标识一下，比如移交工作完成后，A 和 B 之间的连线不再需要了，而 C 和 D 之间需要连线了。

请在移交工作完成后，标示出这些变化。非常感谢。如果他不想制作两张关系图，那么就制作一张图，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来制图，一种颜色指示移交之前，另一种颜色指示移交之后，好让我们了解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点。对于接下来的议程，我还有一件事。

默罕默德，我想跟你讲讲。我[听不清]，非常敏感。我们在 ICG 也可以这样做。非常非常友好的会议。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往往能催生出最友好的态度。而相反的是在 ICG，简单的问题也会被某些人弄得很有争议。这样很不好。也很缺乏效率。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阿斯特先生。亚里？

亚里·阿尔科： 是的，我会试着再次理清那个图，不过就像提案中明确阐明的那样，实际上问责机制并不会有任何变化。以后还是采用同样的问责机制。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好的。谢谢你，亚里。丹尼尔在聊天室里提到，我们需要审核新加坡会议的记录。是的。我记得你和米尔顿对文档进行一些编辑，但其他成员似乎不太赞同。所以，你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吗？或者，有谁也想就这个问题发言的？

秘书处也已经显示出了红线标注的文本。丹尼尔，请开始吧。

丹尼尔·卡伦伯格 (DANIEL KARREBERG)： 我是丹尼尔。大家好。能听到吗？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可以，我们能听到。

丹尼尔·卡伦伯格： 好的。我这边的连线可能有点问题，所以才那么问。我想说的是一处红线内容，位于现在的屏幕底部，第六部分，这是我跟米尔顿是有争论的地方。其他红线内容，我同意。我对它们没有意见。现在我们有一小问题，因为米尔顿不在，而实际上提出主张的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也不在。

所以我想提议，除非大家强烈反对，否则我们就下次会议再来讨论，这样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们也可以畅所欲言。这样可以接受吗？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丹尼尔的建议。[听不清]我认为[听不清]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看到阿斯特先生举手了。阿斯特先生，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如果可以，请告诉亚里，我想跟进那个问题。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阿斯特先生，卡沃斯，我没听清你说的话。

卡沃斯·阿斯特： 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在已经打开的页面上，讨论，关于修订的问题。我仍然认为这是有争论的，因为我目前也遇到了他所说的问题，当前的协议没有指明管辖权，上次讨论中也说到了，ICG 决定进一步解答任何问题。

所以我想了解为什么没有管辖权？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在协议提案的第 13 页提到，互联网的这项能力不仅取决于 IETF 协议参数，还取决于 IT 参数的能力规定，很好。问题又来了，如果你讨论域名，讨论其他机构，然后讨论[听不清]。

所以如何在参数社群、编号社群和命名社群之间协调这些事情？因为所有工作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参考。期望我们能在 IETF 等等有这样的角色。所以谁会在 IETF 内部、[听不清]和 IETF 之间、IETF 和域名之间担当此类安排和协调工作？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文档中提到了，第 13 页第四段，从[能力]开始。

但是我想听到更多清晰的内容。这些工作将如何完成？三者之间的协调工作如何管理？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在我让其他人打开[听不清].....[听不清].....

.....接受那个建议会公平些，并且[听不清]会议记录，因为我们已经有成员[听不清].....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公平点，我想给亚里一个机会，他可能会想要回应你，卡沃斯。

亚里·阿尔科：

是的，有些想法。管辖权，回想我们在新加坡的讨论，拉斯和我大致上给出过关于管辖权的答案，根据现有的协议和 IAB 的角色定位，最终将争论交给 ICANN 和 IETF。

我的理解是，那个特殊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共同决定把来自运营社群的问题提出来，那是关于 IPR 或域名和商标的问题。我认为那个特殊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认为，实际上会议记录在那点上需要更正。卡沃斯，你问到关于协调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许多 RC 都详细说明了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说明应该如何处理。举例来说，在有些案例中，我们的地址范围覆盖隶属于 RIR 的区域以及隶属于 IETF 的区域，我们会通过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类似于一种点对点的[听不清]社群协调。可能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所以实际上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困难。

卡沃斯·阿斯特:

亚里，你能把刚才说的写进文档里吗？就是你刚才说的内容。因为我目前在跨社群工作组 (CCWG) 工作，我想要非常非常地明确。你能把刚才说的内容写进文档吗，你好像是说没问题，或者[听不清]问题，我有你的文档，但你说过太多次，一切都没问题了。

我不是想反驳你说的一切都没问题，但只是说一切没问题是不够的。其他人可以说一切没问题，但是写文档的人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所以，请你把刚刚说的，我们讨论的内容写进文档，因为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明确。

我对 IAB 的一切也都不太确信。在 CCWG 整体的问责机制中，我们会提到并遵循社群的意见。但社群不仅仅是指 IAB，是整个社群。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能把一切都交给 IAB。说到管辖权，管辖权不属于 IAB。管辖权应该是个均衡的方式，也是个应该妥善解决的法律问题。谢谢。

亚里·阿尔科:

卡沃斯，我同意这样的处理流程。喂？谁在说话吗？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请继续，亚里。

亚里·阿尔科:

是的，卡沃斯。我同意这样的处理流程。我的意思是，移交工作的大部分规划职责在社群这里。而各个社群又有所不同，所以各自的问题也稍有不同。所以没法用统一的方案应对所有情况，各个社群也不可能按照同样的方式做所有的事，因为你有着不同的资源，比如说，顶级域名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些[听不清]数字，深层次[听不清]，服务着不同的社群。

我们的社群制订了一份文档来阐述我们工作方式。还讨论了各项职责的负责方，以及我们目前采用的问责机制。这份文档清楚地展现了他们的观点。如果在大体上还不够清楚明确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更多详尽的信息。文档中的信息以及 RC 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提供。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写一封电子邮件或是其他文件，来解释协调工作的可操作性，但我不想回过头去更改社区的这些职责。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非常感谢，亚里。我想我们可以在邮件组中继续讨论，[听不清]审核会议记录，以及[听不清]。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项议程吧。第二项，讨论来自协议和编号社群关于 IANA IP 和 IANA[听不清]的回应。

有人对这些回应发表意见吗？

好的。我没看到有人举手或者准备讨论。那么我们继续第三项，也就是域名[听不清]的进展情况。这是 ICG 成员经常要参与的 CWG 工作，提供当前状态的更新。

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默罕默德。我想我们有一些杰出的 ICG 成员在 CWG 工作，所有是否可以请他们来大致讲讲 CWG 的工作情况？谢谢。可以请谁来大致给我们讲讲吗？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我不特别点名了，不过今天确实有一些成员可以给我们大致讲述一下。基思今天在场，沃尔夫也在，有谁参与了 CWG 工作的，可以给我们更新一下情况吗？

没人主动举手。我知道过些日子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会议，我想那时候会有些关于法务方面的资讯出来，应该会对目前 CWG 面临的一些法务选项，给出一些建议。

我只知道这些。似乎我们今天的会议上说了不少抱歉的话，可能我们确实没有能对域名提案给出些最新进展的成员在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继续关于 CCWG 问责流程方面的讨论。我们有很多成员在 CCWG。也许卡沃斯，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新进展。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默罕默德。我[听不清]跟[听不清]一起在 CCWG 工作，两周以前就已经分了两个主要的小组，其中一个负责审阅和解决问题，另一个负责[听不清]社群。所以负责授权给社群的小组，要采取适当行动来对董事会的决议进行回复，或者要求董事会提供支持，或者领导我们[听不清]董事会，处理类似的问题。

而另一个[听不清]审阅和解决问题的小组，要让不同的社群审视目前问题，现在他们的工作开始深入各个选区了。目前他们主要关注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关注 GAC 的运营原则，GAC 的决策是由舆论还是多数派确定，哪种方式更能被接受。他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法务部分，仍在讨论阶段，还没有汇总给 CCWG，不过预计很快将会有发布一些观点来征询公众意见[听不清]。

也许在 3 月 23 — 24 日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上，这个问题会结构化一些，我们也会对这两个小组的工作成果有更多的了解。目前的工作非常顺利，也陆陆续续有许多小组开始启动了。大部分人都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处理大量问题。希望我们可以在四月前有些成果拿出来征询公众意见。

这就是 CCWG 的简要[听不清]。如果有人还有所补充，我也乐于洗耳恭听。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玛丽举手了，她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下 CWG 的工作进展。玛丽，请开始吧。

玛丽 (MARY): 能听到吗？喂？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都能听到吗？

卡沃斯·阿斯特： 可以，我们能听到。

玛丽：

大家下午好。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CWG 目前的情况。我现在在跟进 CWG 的工作情况，新加坡会议之后，从[听不清]开始，我们现在每周有两次为时两小时的会议。前段时间对流程进行了修订，现在开始更改工作模式[听不清]和[听不清]，或者从 A 到 J 的编号。

三个[听不清]优先起草小组，A 小组由保罗·凯恩 (Paul Cain) 领导，B 小组只负责起草 SLA，并且[听不清]将对 CSC 做工作，还会有其他起草小组陆续被命名，[听不清]和同事们，我们有志愿者[听不清]该会议。所以当天会议结束后，就有一个结构、一个模版来回应 CWG[听不清]。

在伊斯坦布尔将会有有一个面对面的会议，就像问责机制[听不清]问责机制小组将会碰面。其中一个既成事实是，我们已经有一个高级别的提案，也带来了[听不清]监督和互联网监督方面的反对意见，这个小组由艾芙丽领导，他们还为我们制作了演示文稿。我们认为，这个小组正在尝试提出一项综合考虑协议参数、RIR、DNS 或命名社群的提案。

因此，在当天会议结束，将会有有一个提名董事会[听不清].....并不会采用所谓的合同或信托方式，而是由每个社区为论坛和小组提名成员，来监督 IANA 的职能。提案中还提到，IANA 的职能应当从 ICANN 分离，他们可以获得附属[听不清]或是别的什么最终形式，只要不是其他外部或内部的关系。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合作。

另一件事是标签委员会已经选了法务顾问，上次电话会议上，法务顾问也给出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依据独立原则，会组建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独立的法律咨询小组。这些就是正在进行的工作。[听不清]起草小组或正在组建的[听不清]，那些小组将优先于[听不清]，我们将继续展开工作。

我不确定有没有其他跟进那个电话会议的人能补充一下我遗漏的内容。希望你们能清楚地听到我的话。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玛丽。[听不清]

玛丽： 还有一件事.....[听不清]那个原则正在[听不清]，以外展原则为指引，将会有决策产生。马特和保罗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所以[听不清].....我想，等我们完成这些事项之后，在伊斯坦布尔会有一些对小组有用的成果。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听不清]

玛丽： 我听不到你说话。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听不清]

玛丽： 我听不到，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打字吧。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玛丽。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默罕默德，我对 CCWG 工作有两点补充。他们已经开始把义务确认书合并进章程里，制作一份包含义务确认书的新版章程。实际上，可能有些其他元素也需要被添加进去。这是一点。

除此之外，他们现在有 25 个压力测试，其中一些已经讨论过。另外一些还在讨论中。第三点是有关所有法定资产的，他们准备联系一家法律事务所，正在讨论是不是联系 CWG 用过的同一家事务所，这样可能会有些共通性。当然也可以联系其他不同的事务所，还没有最终确定。

有一位副主席负责处理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审阅并解决现有问题，以及给社群授权之外，还有三件其他事情正在处理，这就是 CCWG 的全部五项[听不清]。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卡沃斯补充的关于[听不清].....也同样谢谢玛丽汇报的 CWG 工作进展。如果对于[听不清]流程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我们将进入下一项议程，ICG 未来的知晓度，以及[听不清]和媒体消息传播。

早些时候，我已经给邮件组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说，我们跟主席还有 ICANN 沟通交流团队在洛杉矶举行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目标是计划一项深度的外展和提高知晓度的活动，这项工作本来是打算在提案提交阶段做的，但那时候未能完成。随后我们在新加坡再次跟 ICANN 沟通交流团队举行了另一个会议。

主要目标是看看我们在今后的外展、提升知晓度和媒体消息传播方面能提供怎样的帮助。ICG 想要依据[听不清]精简提案取得一些进展。在邮件组的讨论中，有些成员对[听不清]表示支持。米尔顿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担忧，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我记得乔，接受了[听不清]知晓度的部分，但他认为需要独立于 ICANN，作为 ICG 的工作和 ICG 的成果。

此外，拉斯也在邮件组里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想要我们一起推动这些工作，做出些成果来，不论是信息图还是可供传播的消息或任何资料，做出来交由 ICG 批准。我想我们可以做到这些。ICG 将会确定这些消息的传播渠道。

这就是邮件组里的讨论。我看到玛丽举手了，想对这个议题发表些看法。玛丽，请讲。

玛丽：

我是玛丽。好的。都能听到吗？希望我不会[听不清]。都能听到吗？好，如果你们都能听到，我想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的日程表。按照我说的那些内容，职责跟踪、CWG 跟踪、CWG IANA 跟踪。似乎对我来说，目前提议的日程表有点紧张。

所以我想问问卡沃斯，是否有谁考虑过[听不清]为问责制方面[听不清]的工作制定自己的日程表，将能够对[听不清]，这样 CWG 就可以利用[听不清]。希望你们能清楚地听到我的话。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玛丽。我们已经在讨论第五项议程，不过不知道卡沃斯能不能简要地回答一下玛丽的问题。你能简要回答一下吗？卡沃斯？

我想卡沃斯掉线了。

卡沃斯·阿斯特： 是的，我在。[干扰音]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玛丽问到 CCWG 工作的时间安排，CCWG 考虑用什么方式能在设定的最后期限完成工作。请简要回答。

卡沃斯·阿斯特： 谁，CCWG？还是 ICG，最后期间目标？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不是，是 CCWG 的问责工作。

卡沃斯·阿斯特: CCWG 问责制并不能直接处理 ICG 问题。他们处理的是移交之后的问责制工作，不过要说到移交阶段的问责制，情况就不同了，CWG 和 CCWG 并不处在 ICG 和 CWG 两者之间。应该是 CWG 和 CCWG。这两方来讨论关于移交阶段的问责制。移交工作之外的问责制和[听不清]深度问题，由 CCWG 处理。不过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ICG 和 CCWG 之间目前并没有直接的需求。

任何有关问责制的指定和意见应该是从 CCWG 到 CWG。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而不是 ICG。ICG 不应该牵扯其中，除非我们 ICG 主动提出对协议和编号的关注，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问责制。而这也是在移交前后都需要考虑的。不过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来，所以得由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玛丽，也许你可以[听不清].....

玛丽: 好吧。卡沃斯，我不是在问 CCWG 对 ICG 的问责关系。我是在说 CWG 的问责制方面的工作。好吧.....

卡沃斯·阿斯特: 默罕默德，CWG 的[听不清]将随着移交工作完成。一旦 CWG 提供了与问责制或移交工作相关的技术力量，这个任务就会完成。有关问责制的一切，在移交之前都应该由 CCWG 处理。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这两个小组的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在流程方面或者移交责任制方面的共走。让我们回到第五项议程，ICG[听不清]。有不少人断线，现在又重新连线了。我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主席跟 ICANN 公共团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一次会议，对 ICG 未来的活动和工作制定了计划。

我们还开了另外一次会议[听不清].....

请你们把麦克风静音好吗，这里有杂音。我们需要更多提升知晓度的外展活动。在洛杉矶，我们讨论了这个[听不清].....

讨论围绕的话题是，是应该让 ICG 来主导这些活动，还是应该由 ICANN 来主导？现在，我想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卡沃斯·阿斯特： 默罕默德，你能重复一遍吗？我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你能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吗？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好的，卡沃斯。在邮件组里，乔和其他成员同意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和规划，在提案收集阶段就准备好信息图或者媒体[听不清]。[听不清].....乔建议说，这应该作为 ICG 的工作成果，由 ICG 主导，而其他一些成员则建议应该由 ICANN 来主导这些活动。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我看到丹尼尔、拉丝和[听不清]。丹尼尔，请讲。

丹尼尔·卡伦伯格： 拉斯先举的手，不过我会很快讲完。我是丹尼尔。我认为我们应该自己做消息传播工作。我们有秘书处可以提供协助。我们 ICG 应该诠释我们的流程和工作。如果 ICANN 决定付诸行动，那是他们的事，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把我们对这个工作的流程和未来计划展现出来。

倒不一定需要非常有指导意义，但我们绝对应该在这个方面保持主动。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拉斯，请讲吧。

拉斯·芒迪 (Russ Mundy)： 谢谢默罕默德。我已经在邮件组里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认为由 ICANN 来从整体上主导消息传播和整套的沟通交流活动是非常合适的，这样他们所有人都得参与其中，因为最初是由 NTIA 发出的通知，而官方的回应应该是由 ICANN 发回给 NTIA。

但另一方面，ICG 作为独立的实体，想要制作出某些类型的沟通交流资料、图片、媒体或其他东西，我会非常支持由我们的秘书处来完成，而不是采用 ICANN 的方式，除非 ICANN 想要指挥一切。所以如果只是我们的话，我支持丹尼尔的说法，交给秘书处。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莱斯利。

莱斯利 (LESLIE):

谢谢默罕默德。我完全支持你和其他主席的见解，多些沟通是很好的。马丁·博伊尔 (Martin Boyle) 也说过，我们真的需要注意下有些同仁提出的意见，很多人都反映目前的情况不够清楚，也不够简单。坦白说，我对此也有保留意见，除了直接来自 ICG 的 IEG 的任务，到处都有要完成的工作。这是非常微妙的。

消息非常重要。我猜，我们并不想太过于受到 ICANN 或沟通交流团队，或者任何其他与这些消息相关的实体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因为我担心我们 ICG 志愿者的工作会被更出色的大型沟通交流团队和资源超越。

所以这有点“双环困境”的意思，不过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些大量的沟通交流是非常微妙的。ICG 流程被社群整合在一起了。实际上，情况已经跟 ICANN 最初的提议大大不同了，但我认为，我们社群中的很多人还停留在从前的理解上。所以为了让大家统一思想，我认为沟通交流工作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幫助的。

我想，甚至亚里关于图形的对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些沟通工作应该从 ICG 内部开始，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组建个团队或者内部的工作组，来尝试执行和计划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及寻找适合的资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资金支持，以便利用好其他必需的沟通交流资源。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

卡沃斯·阿斯特： 默罕默德，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刚刚举手了。[干扰音].....我会等你给我发言的机会。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现在需要排队发言，梅纳尔，然后是卡沃斯。梅纳尔，请讲。

梅纳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谢谢默罕默德。感谢所有在我之前发言的人。我同意应该由 ICG 掌控所有传播出去的消息。我想能看到一些澄清内容，因为我最初的理解是，ICG 将会负责这个[听不清]，或者至少将会审阅传播出去的消息。

但 ICANN [听不清]他们的来源，关于任何[听不清].....这件事。所以，我们 ICG 有能力[听不清]自己完成这项任务吗？我只是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不确定 ICG 能否承担这项任务，还是将会重启流程，尝试外包出去并寻找合适人员传播媒体或信息图或是什么别的内容？

又或者我们是否会依赖当前的[听不清]？因为，如果我们对消息有掌控，即使使用 ICANN 的资源也没什么坏处。重申一下，我只是想试着在执行这方面的任务前对事情有个清楚的认识。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梅纳尔。我有点担心消息传播的内容能否由 ICG 来主导。制作那些信息图的具体实施工作都是由 ICANN 完成的，但实际上却是 ICG 在主导工作。同样，ICG 应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图。我想，我们肯定要用在我们的网站或是其他我们认同的渠道。

所以我们的意图应该是让 ICANN 提供[听不清]，但由 ICG 在 ICANN 的支持下主导这项工作。关于是否由秘书处实际操作和执行，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们原来计划[听不清]秘书处职责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担心秘书处能否承担这项工作。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默罕默德，我想所有人都应该依据自己的职责来承担相应的工作。我们不应该牵扯到任何消息传播的工作中，ICANN 想要承担多方面的工作，那就让他们去做，这是他们的职责。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请看看我们的共识性文件，其中有一个段落涉及 ICG 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工作，经 ICG 成员磋商[听不清]主席被授权按照达成共识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工作。

所以我们得遵照这份文件，我们不应该牵扯到 ICANN 已经同意的工作中，并且我们也不应该让 ICANN 为 ICG 代言，这可能会与我们真正的建议有偏差。每个人各司其职。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卡沃斯。玛丽，请讲。

玛丽：

谢谢。我在想，这是个[听不清]问题。也许我还没有正确领会。那些材料、信息图还有未来的提升知晓度的资料，是由 ICANN 使用和替我们制作吗？如果是由他们替我们制作，我们自己使用。那么我认为这没什么必要。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

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从 ICANN 彻底脱离出来呢？我不太清楚整个局面是怎么样的。我们能说实际上我们是独立于 ICANN 的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尝试[听不清]我们的独立性，而我们确实也有。所以，如果 ICANN 将任何[听不清]交给 ICG，比如沟通工作、信息图等。我认为我们不该再做调整。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谢谢你，玛丽。[听不清]给你[听不清]，在我们[听不清]之前。请讲。

请讲，让-雅克。

让-雅克·苏布伦内 (JEAN-JACQUES SUBRENAT)： 谢谢默罕默德。我是让-雅克。我想回答一下玛丽的意见或疑问。作为前 ICANN 董事会成员，我想说的是，是的，由于历史原因，ICANN 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为我们提供支持。尽管[听不清]现在有了独立的秘书处。

但玛丽，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一方面是掌握材料，另一方面是原则和流程。我认为我们期望由 ICANN 掌握材料的原因是，因为它促进着一切工作的进展，它让 ICG 免于四处寻找预算。

不过，对于[听不清]原则，我认为从 ICG 成立的初期就很清楚，而我们的章程里也很清晰，那就是我们的社群期待我们独立发挥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一方面，我们得现实一些，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并将继续接受实践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当我们表达立场时，反映从社群获得的意见时，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独立的身份定位。谢谢。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非常感谢，让-雅克。由于我们已经接近会议结束时间[听不清].....主席[听不清].....看到我们秘书处[听不清]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消息传播和信息图制作，这将[听不清]获得很多有识之士的协助和支持。

我看到琳恩[听不清]。好的。很好。我想梅纳尔也会支持的。为了节省时间，你们还有别的事情要提出讨论的吗？

玛丽，请讲吧。

玛丽： 抱歉，我已经没有要讲的了。

默罕默德·埃尔·巴希尔：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那就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电话会议。会议记录由秘书处整理好后发出来。非常感谢。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